

北京谱仪电子学系统简介

盛华义

北京谱仪电子学系统是北京谱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套大型精密而复杂的电子学系统。全系统含 21300 多个电子学通道和一套精密完善的校准刻度系统,对来自谱仪探测器的在高速粒子“对撞”反应中所产生的大量电信号进行高速读出和暂存,有选择地进行数字化和数据预处理,并通知“在线”计算机将其结果取走记入磁带,供进一步“离线”物理分析。整个系统由 2300 多个功能插件和电路卡、70 余台 CAMAC 机箱、40 余台 CAMAC 机柜、近 70 台专用直流稳压电源、5000 余根各类信号电缆(累计长度 40

· 英语角 ·

第五期题目请判断下列例句的标点符号是否正确

- (1) We are interested in quantity not quality.
- (2) I will visit my brother again, early tomorrow morning.
- (3) All the workers old and young attended the meeting.
- (4) Substances, having very high resistance, are called insulators.

第四刊登题目的答案

- (1) Unfortunately, small countries tend to be dominated by big countries.

Unfortunately 后应加逗号,因它是用来修饰整个

是有情感的。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十五、人去楼空,留待后人凭吊

斗转星移,过了 40 多年,在 1978 年我参加在西德的一次国际会议,顺便重返巴黎。看到在拉丁区昔日的索蓬已改成为巴黎第六大学。我在巴黎南郊,参观了在 50 年代伊伦所创建的 Orsay 的核物理研究所。内有一台 30MeV 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一台质子同步加速器和一台重离子加速器。Orsay 核物理研究所的设备与规模,远远地超过当年的镭研究所。1978 年时该所有 150 名研究人员和 400 名工程师。接待我们的是 L. Langevin。他是 P. Langevin 的孙子。P. Langevin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以声纳探测德国潜水艇而闻名于世。他是居里夫人的好友,我曾在居里夫人办公室内多次看见他。他曾于 1931 年左右来到北京,与我国老一辈物理学家叶企孙等座谈时曾建议我国建立中国物理学会。老 Langevin 的孙子 L. Langevin 与伊伦的女儿 Helena 结婚。她就是我当年看见伊伦抱在手中的小宝贝。

余公里)、百万余元器件及一套冷却报警系统所组成。设计建造过程中,采用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系统性能达到了世界上同类系统的水平。自 1988 年 10 月建成并投入运行以来,工作稳定、可靠,为具有重大意义的 τ 轻子质量的精确测定,为 1000 万个 J/ψ 事例的累积以及其他物理测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系统由飞行时间计数器电子学,漂移室电子学,簇射计数器电子学, μ 计数器电子学以及环境参量测量等五个子系统组成。封面照片为北京谱仪主漂移室电子学系统的前端电路——前置放大器和部分主放大器的机箱机柜。其 702 块前置放大电路板(共 2808 个通道)直接固定在主漂移室本体的端面,前置放大器和主放大器之间以 1400 余根 5m 长的电缆相连。照片所示漂移室电子学前端电路仅仅是北京谱仪电子学系统的一小部分,可见全系统规模和复杂程度之一斑。

句子的副词,应用逗号和主句分开。

- (2) Tomorrow I will visit my brother.

tomorrow 后不加逗号,因其在句中起必不可少作用的词,不应加逗号与主句分开。

- (3) An object has no acceleration unless a force is exerted on it.

句中从 unless 起为主句后的状语从句,它的信息是必不可少的,为必要从句,不用逗号和主句分开。

- (4) I will see you at noon when the clock strikes twelve.

句中从 when 起为非必要状语从句,只附加一些不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故其前应加逗号与主句分开。

(程鹏燕)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对原子能事业急起直追,成立全国原子能委员会,利用南非 Congo 的铀矿资源,建造反应堆,分离同位素,制造原子弹氢弹,并发展了核电站。我曾参观了 Saclay 的核研究中心的生产核燃料的快中子堆。回头去看看过去的镭研究所。但见过去的二层楼楼房依然存在。居里夫人的办公室内,宽大的书桌、扶手椅背后的书柜,间壁两间居里夫人的私人实验室,室里的居里天平,古老的水银真空泵,瓷砖面料的实验桌都一如以往,保存得完好如故。走到当年居里夫人讲课的阶级教室,长长的讲台,上面横排着的示教用的高压电线。教室内一排排的桌椅也都原封未动。研究所已改为博物馆。院子里,大理石柱子上添了居里夫妇两个头像。

这里的一切,正像 Seine 河畔的 Eiffle 铁塔高高耸起,也像凯旋门下无名英雄墓上灯火长明,也像 Louvre 宫中壁上排着的莫娜莉莎唇边,永恒的微笑,也像 Versaille 宫旁拿破仑长眠的地方,留下来供人凭吊。

1992 年 4 月

(续完)